

5727/8945

v. 1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2 1950

第九回

魏效臣賄碁輸珮

眾夫人分韻題詩

齋院彈碁消晝閒

薄言逢怒浚潛

蘭閨結伴開詩社

分韻拈詩盡翠鬢

說起如卿來魏府

瞬息光陰一載零

侯門看待恩虽厚

每思往事甚傷心

一日書齋人寂靜

倚蘭黙々又傷情

思想昔年家內事

父母相看愛似珍

何等榮華嬌養大

指望成人顯達親

那知落簿為人僕

金生無路報親恩

又悲父母收成苦

棺木衣衾多仗人

思量到此傷心甚



泪似抛珠滴翠衿
悲泣一回重又想
多感蘭候父子恩
全然不把前仇記
待我如同子姪形
吾為礼踈常錯犯
從未嗔加呵責声
二爺恩待何消說
德重如山恩海深
只是今生無可報
維有殷勤少尽心
三爺生就豪華性
喜怒隨他情性生
喜時捏手并捏脚
似弟如兄恩甚深
若有些兒錯犯处
靴尖拳乱掌加身
喜他却又無記恨
怒過依然恩待人
這也是吾自冲犯
豈可懷生怨主心
正当悶倚雕欄上
小瑞前來叫一声
說道良哥三爺喚
如卿答應就同行
來至寧心書室內
問爺何令使姜卿

三爺笑指庭前景
姜卿你看可幽人
楊花吹尽榆錢落
柳線將黃荷叠青
情絲搖漾新篁嫩
滿架墙薇香沁心
教我怎生發付好
軟、濃、景一庭
為此喚伊來伴我
对景敲碁賭勝羸
如卿答應稱曉得
忙把碁枰取過臨
香椅移來安位好
又捧香茗一盞呈
走過与爺相对立
鋪設碁盤伺主人
三爺坐下先彈酌
如卿黑子斷他行
這邊白子殺圍上
那裡輸空又点睛
各運心機筹策
紛、黑白兩相爭
勝負終朝空運智
兩家原是一家人
正到相持酣戰際
三爺又是叫姜卿
我們空酌無情趣

可將甚物賭輸贏
三爺道若吾輸了
俊臉生春問主人
見他問便含笑
自然日後用心贏
原來那是如卿勝
對敲紛爭又半辰
心歡正欲將子數
說道重來見勝贏

如卿含笑盈々答
帶問玉珮與伊身
若是姜卿輸了呢
卿若輸時責手心
這裡如卿應道是
三爺帶笑不開聲
如卿下子抄先着
忽見三爺伸手臨
如卿驚訝偷睛看

聽三爺吩咐行
如卿笑道卿怎敢
李士從來會戲云
三十戒方為教訓
兩人圍殺又相爭
拂退殘碁重換勢
碁勢看來又是贏
竟把滿盤碁拂去
終曉三爺變怒形

連忙答應重安子
站立傍邊含笑睜
與那瑞兒和小紫
又是歡然笑語頻
此番却是卿輸了
莫行拗強惹吾嗔
三爺玉珮也未與
望請三爺免責卿
怎敢指吾短處說

此際留心讓主人
現見三爺容着惱
廊前悄悄講閒文
這盤却被三爺勝
三十之言逃不成
如卿笑把三爺叫
此刻如何獨罪卿
三爺聽說勃然怒
這般放肆對誰人

恰好雅兒送茶至
徐々避出渌窻門
裏邊主僕人两个
當時大笑叫姜卿
快去案頭取戒尺
方纔兩副是卿贏
姜卿玉珮也不要
喝罵奴才太出神
諛得如卿忙跪下

叩頭謝罪乞寬息
三爺喝道難饒恕
只得含悲立起身
跪下自將手送過
誰與無規道矩行
說得瑞兒和小紫
直往經符室內行
大爺喝問何方去
三爺正在打姜卿

姜卿冒犯真該死
快將戒尺過來臨
便向案頭取戒尺
三爺扯過就加刑
如卿涕泪交流告
忙進憲前侍主人
恐怕三爺要遷怒
謂何這等鬼容形
雅兒害怕逃來此

只望三爺怒罪深
如卿不敢重拘強
戰戰兢兢呈主人
罵道狗才還敢否
從今再不敢胡云
雅兒到像離絃箭
餘波打到自己身
回言纔到寧心室
二爺即問為何因

雅兒回說不知道
同進寧心書室行
打丁小厮平淡甚
且看他們怎樣疼
大爺走進呼三弟
定是姜卿犯弟身
此次寬他權饒恕
只把姜卿狠責刑
大爺接過戒尺去

附馬連忙就出門
三爺遙見二兄到
難道多來幫護人
立着案邊狠打
為何動氣打姜卿
畜生犯弟原該責
教他下次好当心
手心打罷難消氣
開言又問是姜卿

大爺也便跟隨走
愈覺心中煩惱生
待我愈加用力打
並不相迎兄長們
二爺又把三弟叫
湏看為兄薄面情
三爺也不回荅甚
照面攔頭亂打臨
怎生觸犯三爺怒

惹他性起這般嗔
大爺煩惱高声喝
再不言時吾重刑
姜卿言語雖無禮
論來弟也不該應
三爺所得心越惱
果然無禮不該應
掌上明珠懷內宝
手足安如主僕親

如卿涕泪交流哭
畜生因甚不開声
如卿害怕將情告
既已加刑放起身
既輸玉珮又不与
幾声冷笑就開声
姜卿豈不輕得罪
來見風吹先内疼
若是二哥疼不過

不敢將情告主人
三爺会打吾更会
大爺就对效臣云
二爺便对三爺道
自然他說這般文
弟知錯犯天條了
那是哥、心上人
筭來摠是兄弟錯
可将兄弟打還人

大爺唱道何言語
將來付与小姜卿
三爺不与吾与你
未奉三爺吩咐行
大爺吩咐姜卿道
此刻吾饒汝起身
如卿含泪称曉得
忍痛含悲随出門
三爺氣惱兩兄長

二爺氣得不開声
既是手心已打了
起來随我轉書所
恐怕今雖随去了
今後須当自小心
可与三爺謝過罪
叩謝三爺始起身
大爺原轉經符室
一心只護小厮身

便把自己玉珮解
玉珮如何就賴人
如卿接珮不敢起
日後尋由又責刑
不可戲言無規矩
相随附馬那邊行
又謝大爺与附馬
附馬如卿蘭室行
大哥还有些公道

二哥一味護姜卿
又問瑞兒和小紫
誰人報與兩爺聞
瑞兒答道不曉得
看來像是雅兒云
只有方纔他在此
三爺吩咐喚他臨
瑞兒即去將他叫
雅兒心上見分明
連忙答應跟隨去
三爺喝跪罵高聲
吾打姜卿閨汝甚
要汝如飛告主人
雅兒叩首稱該死
乞望三爺息怒嗔
雅兒犯主該應責
起身戒尺取來臨
跪下膝前送與主
又將嫩手案頭呈
本來一副消魂態
此際愁容愈可憐
軟、條、隨順主
三爺到竟可憐生
免強輕、責十下
道言饒汝狗才身
雅兒叩謝抬身出
一盞香茶捧到臨

金爐又去添香麝
立近三爺椅後停
親繞一回方退出
果然人性喜溫存
三爺滿腹閑煩惱
到被他消七八分
起身便進清輝院
要与夫人遣悶心
那曉青娥不在內
素貞邀去賞花晨
恰好翠嬌來走出
媚臉生歡近主人
三爺便与他頑戲
你調我笑甚生情
三爺又欲書室去
翠嬌扯住笑盈、
奴有沉香扇一柄
請爺西了美人身
就向袖中來取出
三爺接過轉書所
坐下展開金扇看
輕素齊紈巧製精
命取脂盤粉盞過
丹青欲西又還停
恐怕夫人覩見了
只道吾心重妾人
哥、之語休想起

說與他知定若喚
請他代函他到肯
思量却去倩誰人
如卿原是二哥教
難道如今又令行
吾要喜時隨吾喜
呼童快去喚姜卿
忽听三爺又叫喚
此番處責怎生禁

二哥是了名人筆
只是方纔與彼爭
府中代筆人雖衆
筆下精神秀氣清
又想有何不可使
我要喚時又要喚
如卿正在筠軒內
詭得渾身抖不停
硬着胆兒只得去

絕藝丹青誰不聞
此時難道求他函
必竟丹青那了精
却又纔加刑責罰
他是安童吾主人
喜怒隨吾誰敢拗
雙手摩搓泪暗傾
必然氣惱还未息
來至寧心書室門

垂首低眉真怕惧
取過方纔扇子臨
可函美人花十立
玉面原來是笑形
伸手便將香扇接
問言此刻可還疼
若是扇兒函得好
姜卿敢不尽心行
三爺听说盈々笑

便問三爺何令行
吾心無暇題詩函
点綴還須你用心
此際放心忙答應
玉纖虛腫不成文
如卿答道有些痛
定將玉珮賞伊身
只恐丹青非妙筆
道言這有甚難人

三爺說道無甚事
汝当代我寫丹青
如卿偷眼將爺看
走近三爺椅側臨
三爺看了心好笑
三爺又是叫姜卿
如卿就說爺使令
函來不中大人意
若是函來不中意

丹加三十賞伊身
一頭說笑入內去
這裡如卿愁又生
担憂回轉筠軒內
忙取輕毫顏色呈
忍痛攤開香扇西
美人小立花陰
身著淡黃團花袂
魚白苗仙百摺裙
雲眾低縮金釵溜
一朶芳蘭髮伴簪
飄飄秀帶連環佩
嬌姿花貌玉傾城
纖手捻花含笑嗅
一株杏椅綠楊林
流水小橋欄曲曲
軟翠青苔映淡雲
西罷細心重又看
斜添幾點石欹橫
自喜寫成無批点
摺好明朝奉主人
晚景一宵容易過
三爺午後轉書所
窓前花散離騷閱
篆烟香裊午風清
只見瑞兒含笑進
玉盤佳菓滿盤盛

說道瑞兒總買得
合歡桃菓甚奇新
送上主人消午渴
願爺多娶合歡人
三爺帶笑言胡說
狗才到會恁撩人
合歡佳菓吾不愛
喜摘忘憂瑞草青
扯過瑞兒白嫩手
倒轉沉香扇柄臨
輕把手心責幾下
問言可敢再胡云
瑞兒含笑通紅臉
求爺今日暫寬恩
從此瑞兒再不敢
收口如瓶李哑人
三爺用力打兩下
罵道奴才油滑唇
主僕二人正嬉笑
忽听簾櫳響一声
却是如卿來走進
舍歡行近主人身
便將扇子來呈上
三爺接過看分明
贊道果然西得好
虧你今朝甚費心
如卿答道無甚好

圖壞爺珍愁見嗔
雙：對：盤中擺
三爺覩見笑盈
含欢迤与如卿道
滿面生春堆笑形
三爺俊眼将他覷
一寸嬌波更可人
此桃應是多情变
相懷還勝並頭新

退立案傍齊書看
嫩渌嬌紅可愛人
便将扇子來放過
權作酬勞莫見輕
一双玉手頻圓弄
這斷風流西不成
消魂難接春心蕩
佳名不愧合欢称
不知斷袖分桃事

忽見仙桃佳菓新
如卿頻轉秋波看
取過仙桃一个臨
如卿謝賞欢容接
喫去翻來玩不停
香生美玉花凝笑
含笑盈：又叫卿
交抱不輸連理樹
卿若啖餘付我吞

三爺戲語輕：出
豈作傷風不肖人
拚得受他一頓打
原來放在玉盤盛
三爺大笑說痴子
取過桃兒又付卿
立起身來笑了去
恐怕爺來看見嗔
左思右想真無奈

如卿听得像驚雷
爹娘遺體当清白
此事今生斷不能
欢容頓变悽然色
吾言聊戲豈真心
苗着好生獨自吃
弄得如卿没法生
若是將桃來吃了
這个桃兒孽障人

暗思吾也名門子
美玉难容瑕点痕
拿着此桃忙走過
無語低頭欲泪傾
何必這般生急景
不要分餘但放心
欲把此桃苗在此
要索前言便怎生
只得把桃拿了去

含愁走進翠軒門
取過盤來盛放好
擺在香几上面存
恐怕一時又來要
即時還了便甘清
那知直到桃爛盡
不見三爺題甚情
兔走鳥飛又幾日
五月初三端節臨
正是蘭侯生降日
滿朝朱紫盡來臨
錦堂華宴瑤樽設
環繞神仙祝壽星
庭花多植千年樹
砌艸皆栽萬歲莖
杯酌瓊將浮虎珀
盤堆鳳体集修珍
仙樂繽紛金石奏
香烟繞繞靄祥雲
歌姬侑酒搥紅袖
子弟簪前扮古今
西堂一片歌聲慶
海屋添籌歲歲增
是日乱忙直至晚
晚來家宴樂天倫
只因將相封侯貴
遠近紛紛送賀珍

有一蘇州即度使
送到書童六个人
幾月忙忙來命見
此時呼喚到筵前
家人領着各席叩
起來忙立兩邊分
衆位老爺齊觀看
多是垂髫年幼人
只有一童年頗長
秀髮披肩俊英形
大爺就命筵前侍
六人奉命送金樽
功飲一回筵席散
酒闌扶醉各抽身
大爺問過親安好
又往書所理正情
尺牘綠窓新月照
珠簾低捲晚風清
高燒紅燭搖紅影
香雲金貌篆縷輕
大爺入位臨窓坐
現覽朝中各表文
雅兒執筆傍边侍
事件人名登記清
理辦一回正事畢
大爺便对雅兒云
今晚夜深庭院靜

可吹鳶笙六曲所
斜倚紗窓吹一曲
忽見同胞三弟臨
兄弟隔牆總所得
雅兒學弄未為精
弟羨兩兄何有福
二爺却好候兄臨
不是姜卿就小雅
弟心善喜雅兒身

雅兒答應稱曉得
清揚真若鳳鳶鳴
春風玉面含歡叫
玉笙音韻甚幽清
三爺說道吹得好
一人一了可人跟
歡容接口呼三弟
愛時檢過去隨跟
大爺聽說盈了笑

玉笙忙取到書所
大爺歡悅憑几听
哥了背地興偏生
大爺笑道非吾吹
悠揚蕩樣動人情
大爺帶笑还未答
既然你喜這双人
三爺含笑回言道
雅兒何取中君心

弟要本該即贈与
一概多將贈与君
三爺笑說這甚好
其餘多是木雕成
大爺又道皆喚去
只要随心檢一人
就是此童与弟罷
大的年方十五春
一了精兒年最小

奈他侍慣了吾身
換這雅兒由侍我
弟自隨身原有人
今既哥了賜与弟
子玉盈了又笑云
總見大些那一个
大爺命喚六人臨
為他小巧身材俊
也命跟随三弟身

吾把今收童六了
君家意下若何能
只有瑞兒頗識竅
領兄一个承甚情
弟要許多無用處
容顏俊秀可人心
重新多与題名字
楚兒二字賜為名
餘下尽教侍二弟

附馬含欢兄長稱 兄弟總人有百十 正把他們無法人
今既哥、將賜弟 只消這了小金身 大爺自也檢一了
大眼濃眉精壯形 喚作玉兒十三歲 苗在書所粗使行
還有瓊兒和小燕 也是容顏俊俏人 忽地大爺一声笑
道言妹丈甚多情 常見雅兒生得好 看他甚有摹情心
我把兩人送与彼 定然欢愛重双人 二爺笑把哥、叫
妹丈風流勝我們 三弟与他看配对 風月衿懷一樣生
还有一般皆似弟 閨門礼法忒依遵 三爺笑道兄怎見
弟却從無惧内名 大爺叫過雅兒道 汝往姑爺書室內

可把二童送過去 說吾送備掃除人 雅兒應諾稱曉得
帶領双童即就行 弟兄三个書房內 言談笑語已更深
不見雅兒來要命 大爺心上起疑心 吩咐軫兒前去看
雅兒今日想生跟 軫兒去了来回要 雅兒罰跪那廂存
他說姑爺沉醉卧 怪他驚醒故生嗔 又与一方端硯頂
石爛方纔許起身 姑爺自進内堂卧 雅兒獨跪在書所
两个小童立在彼 鞘兒陪伴着他們 三位老爺齊、笑
這事新奇從未聞 那見人家醜送物 生嗔罰跪使人身
既要等他端石爛 我們今晚自安身 明日与他取笑去

看他回荅甚言文
道罷各人安歇去
只因是日華筵散
扶醉歸房欲歇身
還在堂前伴母親
只得退回書室內
原來是本搜神記
一回觀看暗思尋
想來或者是真情
只想昔年秋郊外
若然說与他人曉
也虛道文哄騙人
艷影嬌容難再親
濃妝是有濃妝好
二美若然生世上
明珠何惜買娉婷
願老溫柔憐此身
風流不覓情難禁
取過花箋一幅臨

呼童研好龍香墨
欲賦新詩聊寄情
七言一律早題成
脍蘼霜毫紅燭映

詩曰

採蘋岸側見婵娟
艷影幽姿恰比肩

絕似飛瓊携素女
還如碧玉倚花仙

江臯珮冷遺殘月
湘浦雲歸散曉烟

落日汀洲徒悵望
難將心事訴秋蟬

自誦自吟多得意
詩興狂來酒具生
勳兒荅應取來臨
清趣幾盤按酒菓
端正忙來請主人

英章立起離書案
外間坐下的酌瑤樽
又取詩箋離案上
吟一回時飲一樽
安童只管停邊敬
不覓銘釘大醉身
便取詩箋藏在袖
穩几睡倒桌間存
童兒不敢來驚醉
收過殘饋與酒樽
却好雅兒就來到
見他卓椅夢沉沉
走近椅邊輕輕請
驚醒英章問甚人
若道雅兒奉主命
敬送安童人兩名
粗蠢不堪供執事
机脩庭前洒掃塵
英章說道既要送
何不將伊送我身
送下放下就該去
在此叨叨說甚因
雅兒應是回身走
英章又道慢些行
今夜書齋岑寂甚
全吾請散愁心
雅兒只得重立住

走近英章身伴停
問道姑爺何不睡
良宵一刻值千金
這等榮華身富貴
有何愁悶上眉痕
英章醉眼將他看
香溫玉軟一圍春
此兒若是紅妝女
國色天姿無並人
暗思大日風流甚
與他難道竟無情
今宵左右閒無事
試看他心可正經
想罷出聲長嘆道
吾有愁煩難告人
向知汝最聰明甚
試可猜吾心上情
雅兒含笑盈答
姑爺即是貴人身
雅兒下賤痴愚輩
怎能猜料貴人心
英章說道休推却
可猜一曲與吾听
雅兒無奈祇曉得
半向沉吟又告听
下懷雖只猜幾件
料來未必中爺心

雁兒落 莫不是慕陶淵嬾折腰莫不是畏羅襪謙卑小敢
只為賦長虹斗白難多應是訪蘭亭知心少呀早難道醉劉
伶酒未消敢只為是錦屏前少翠翹也曾把哭途窮阮籍嘲
料不作泊羅江屈子惱推敲想受了罵籠寒鸚鵡哨猜瞧莫
不為怪星奴雀未調怒樵青花誤掃

英章說道多不是

吾也還伊一曲呀

前腔 非關是貯黃金無阿嬌非關是受風欺吹落帽邀幸
殺鳳池頭玉珮歸愁甚麼竹溪邊良朋少呀俺也曾笑江淹
才及早為^甚李楚些吟憔悴貌最憎他苦林園自採樵拚得个

爛如泥花前倒無寥單只為映湘波月怎撈煎熬徒望着隴
頭梅渴未消望青梅渴未消

雅兒暗下心驚訝

姑爺說話有心人

便道雅兒告退了

恐怕東人等喪音

英章說道且慢去

到底猜明為甚因

回道雅兒愚蠢甚

不能解悟貴人心

英章滿面堆欢笑

俊眼頻看小雅云

既你詐呆不肯道

待我分明說与呀

前腔 只為你解忘憂宜男艸

說得雅兒胆欲破

又驚又愧好難禁

滿面通紅忙說道

這事如何使得成

這怎敢污池蓮君子操陳羨只羨楚章華匿細腰雅恨
只恨古春秋醜宋朝陳可所得止阿房飛鳳謠雅羞殺
他小秦宮卧月宵陳須知道翟家奴酒肆躑雅便做到
董賢君終遺笑陳哇胡噉誰許你弄關鳥語曉雅求
饒怜怎敢鬪花言語絮叨犯尊前語絮叨
雅兒跪下心驚戰 珠淚双流哭告听 下賤不堪抬奉愛
望請姑爺另選人 發放雅兒喪主命 大爺待久要生嗔
英章說道真可惡 弄舌調唇与我爭 本要責伊三十板
看伊主面暫刑饒 罰跪此間不許睡 又將端硯一方臨

喝道雅兒須頂着 石爛方纔許起身 雅兒只得含悲跪
英章竟往邊行內 來至景紋深院內 素貞早已轉房門
覩見英章離坐接 英章含笑叫夫人 玉体為何还不睡
下官醉甚要安身 素貞命点香茶送 笑說今朝獨醉君
吩咐了眾上前侍 寬袍解帶換靴巾 便入錦衾銀罩卧
牙床玉帳異香噴 金鈎翠幙蛟綃帳 流蘇宝帶墮金鈴
英章入夢沉沉睡 素貞獨坐未安身 蘭閨深院沉沉睡
新月溶溶漏二更 輕風一弄紗窗透 花影穿簾幽景清
香添風餅金炉熨 絳燭光搖宝炬明 聞叫小婢收花露

自洗珠鈿消夜深
三四梅香侍左右
頻送芽茶奉主人
英章睡至三更醒
記起方纔酒醉因
雅兒罰跪書所內
想他不敢就抬身
大日好心使彼至
相送書童侍我身
如何竟把他罰跪
明日人知作笑論
越思越想越懊悔
恨殺貪盃酒誤人
做下笑談怎樣了
羞顏怎好見他們
將情款對嬌妻說
一定夫人又要嗔
思想不如尋自盡
省得明朝要見人
左右思量心轉悶
不覓啼歔哭出聲
素貞正抱珠鈿洗
听得夫悲甚吃驚
輕移蓮步床前去
綃帳輕開問一聲
君家有甚傷悲事
何不明言与妾聞

英章見問悲愈重
涕泪交流泣不停
素貞驚異重又問
到底君悲為甚因
何妨說与妾知聞
或可分憂一二分
英章又恐若不說
惹起夫人嬌性生
那時一發無可解
只得披衣坐起身
玉手携妻纖玉手
說与方纔酒醉情
你道下官狂妄否
明朝怎見日兄們
若是岳娘岳父曉
可道吾身輕薄人
素貞听说娥眉縐
君家果也失斯文
酒醉雖然平常事
不該嘲戲雅兒身
哥、料不生嗔怪
爹娘決不看君輕
相公不必多憂慮
妾自明朝与辨明
又問雅兒如何了
迴言还跪在書所
素貞吩咐仙哥道

外廂喚進婦人門
書所去對雅兒說
道吾之命故他行
如人去了來回覆
雅兒奉命已抽身
稟上夜深不敢見
來朝進叩謝千金
道罷婦人原退出
仙哥香姐闔朱門
夫如同歸駕帳睡
無多一回四更深
英章即旧齊起
同入金門朝至尊
藺侯趙相朝拜罷
同俯金階奏聖君
各路表章拜獻上
君王龍目覽分明
批發二臣交各部
內中有一表章文
那是邊臣徐勝奏
為替他那乞救兵
徐勝有一同胞弟
在於隨國作將軍
只因國主年輕幼
逆臣造反起雄兵
徐將忠心為國主
用尺勤帥敵賊臣

無奈賊兵勢浩大
欲乞天兵助救兵
附上國王求救表
御口金言叫二卿
本欲發兵與討逆
只為連年苦用兵
終得清寧一載外
為人何苦累軍民
可叫國王自修改
民心附主逆臣傾
藺侯趙相同聲奏
逆臣亂國罪當伸
伏惟聖主鴻恩降
助彼番王一派軍
碎極奸凶張國法
以戒將來施逆臣
恩環海宇天威震
萬國番夷頌聖恩
聖君聞奏微笑
二卿之意果忠誠
恩加四海雖悠德
救濟施威豈不聞
只是朕心惜將士
終得離鞍又遠征
一帥出塞千万苦
何博虛名累萬民
卿家傳命徐勝曉

先叫番王討逆臣 若是果然力難勝 朕當相助起天兵
二臣不敢重再奏 九叩三呼領旨行 退至朝房理國事
已牌之後各回門 英章抱愧羞慚甚 朝罷連忙就轉程
竟往自家府內去 親前不敢說分明 飲食懶冷書房去
悶臥湘妃榻上存 且說素貞天曉起 臨鏡梳妝膏沐新
家常不用濃華艷 淡服輕妝幽韻人 花顏雲鬢身窈窕
玉体冰肌秀氣生 妝罷玉人猶對鏡 香兒含笑進房內
摘得海棠花一朶 來與千金髮伴簪 小姐起身出房去
外間用忘坐消停 只見仙哥來走近 手內花箋一幅擎

說道仙哥在房內 收付床衾掃地塵 此幅詩箋衣架下
送來小姐看分明 素貞纖手來接過 慢道秋波忘誦吟
那是有懷詩一首 原來夫婿摹間情 再玩詩中非一美
艷影幽姿是二人 看他惋惜情無限 珮冷雲歸惆悵深
無路訴愁還猶可 秋蟬之喻比誰人 不覓芳心煩惱起
就把詩箋藏過臨 低垂粉面呆思想 那曉陳郎薄倖人
怪道夜來生悲泣 痴心還去問他人 可知假語將吾騙
原來悲泣為多情 想思只有情人重 生心故把我家輕
得罪哥、明有意 今朝竟自轉家門 並不見前倍不是

這樣狂生成甚人
素貞接過懷中弄
相隨堂上候雙親
再說英章至下午
書所來看這三人
來至椅蘭書室內
羞得英章無地存
蒙兄原惠雙童賜
負荆請罪謝兄恩

佳人悶在房中生
與兒戲闖解煩心
是日堂前倍父母
只得辭親魏府行
心上甚羞昨夜事
大爺兄弟起身迎
殷勤請罪蘭侯道
酒後無知失禮深
大爺答禮含笑

奶娘抱到小娟身
又命奶娘原抱好
直至更深回院門
進見岳母與岳父
逢人先自面紅雲
三爺一見先大笑
昨夜狂為可醜人
伏乞旧兄寬海涵
至親何必過多心

小事不必懷抱記
飲罷英章便起身
觀見姑爺忙縮出
笑殺三爺小效臣
大爺附馬虽好笑
房中尋不見夫人
英章退出書房去
只得重回書室行

英章稱謝更殷勤
走近淥窓还未出
漲紅粉面去如雲
高叫雅兒忙回轉
見彼懷慚不只聲
了環禀道中堂去
至晚归房請玉人
二鼓將完安童報

二爺遜坐呼茶奉
劈面相逢小雅臨
英章又是慚羞甚
姑爺与你負荆臨
英章自進深院內
今朝却未轉房門
因見夫人還未轉
說道夫人已轉門

素貞早又入鴛衾
含欢走近床前去

輕開綃帳叫夫人 一日未曾親玉貌 相思害殺下官身
為甚今朝歸太晚 二親可有甚言論 為何總進身就睡
莫非尊体欠安寧 一頭帶笑伸玉手 來扯夫人寒与温
小姐側身朝内卧 裹緊香衾不睬人 英章笑把夫人問
想來還怪昨宵因 大旧跟前請過罪 他到全無見怪心
昨夜還蒙夫人劝 為何今日反嬌嗔 想為雅兒那件事
吾實無心愛彼身 醉後一時意見淺 要試他心可正經
若同大旧有甚染 好做將來取笑文 英章只管叨叨說
素貞寂寂不開声 無可奈何回身去 除解冠袍掩大門

入帳輕擎錦被 咲道夫人讓與人 連說幾声不見睬
只得捱身趨進衾 又告玉人讓半枕 為甚拋郎不轉身
萬喚千呼多不應 怎对猩紅一点唇 玉臂輕舒勾粉頸
又恐多言越惹嗔 不敢驚妻合愁睡 一宵無夢到天明
朝罷連忙回魏府 入房又不見妻身 直至二更總回轉
依旧归床不睬人 如此一連五六日 急得陳郎欲断魂
不知却為原何故 夫人這等不睬人 隨常也要生嬌性
不是今番這樣嗔 連宵屈尽黄金膝 不見夫人温旨行
今晚拚將織手打 總要夫人思諭明 至晚英章先入内

灯前獨坐候妻身
恰好媚孫身不快
素貞掛憶轉房門
英章遙見嬌妻至
滿面含歡忙出迎
恭身作過深深揖
愚夫在此候夫人
素貞自往厨房去
觀看媚兒病怎生
英章也便跟隨入
眼來跟去不離身
小姐回房灯下坐
憑几默々不開声
英章取過茶一盞
笑臉含歡奉玉人
素貞接過放棹上
英章含笑夫人叫
幾日玉顏如着氣
芳心像怪下官身
不知却為原何故
望請夫人指示明
下官認罪甘領責
氣懷身軀罪更深
立在腰前頻々問
素貞冷笑便開声
妾身是一秋蟬薄
搥棄黃塵不足云

珠珮岫雲高貴物
方是君家惆望珍
汀洲自有曲春地
心事還須自訴明
英章驚訝回言問
夫人所說所誰云
下官甚守夫人法
未敢胡為妄亂行
說甚曲春自有地
這料卑人難自明
素貞当下抬身起
取到詩箋一幅臨
擲向地中說請看
是誰懷念想何人
英章拾起灯前看
方知酒醉誤題吟
忙便回身重施礼
夫人切勿氣芳心
若說此詩真是屈
並非懷想甚情人
只因昔日秋郊外
親遇希奇一段因
便把芦花紅蓼事
從頭細說玉人所
前宵因閱搜神記
觸目生情偶咏成
若是夫人不相信

現有姑娘作証人 明日請他回來問
青袍着地將妻跪 問道夫人可解噴
荒唐言語哄誰人 既然謂犯花精咏
這般掩飾真勉強 誰來信你賈猩々
玉面潜々泪下傾 說道夫人真不信
道罷起身中間去 推起簾櫳廊上行
告道蒼天日月听 江浙陳明年十七
誠心敬守夫妻義 並無半點外閑情
前程不吉墮寒冰 素貞看見夫罰誓
即便開簾隨出臨

見他不避了環等 越竟芳心氣惱生
伸過纖々玉指臨 一面个光勒去道
一句話还說未了 忽听廊上咲高声
步月来看妹子身 行進中門遥望見
又見妹兒含怒出 心思必有甚新文
黑影之中看二人 果見妹兒羞夫面
也不開言問何事 回身大笑出中門
素貞小姐愧難禁 二人全轉蘭房內
英章萬種殷勤对 百般慰解玉人心
是晚双々归帳歇

日上扶桑天又明
英章愁見風流旧
怕他取笑昨宵因
那知絕不言題記
倒覓容顏甚正經
晚來同在猗蘭室
四人晚饌酌金樽
安童飾餞紛々上
美貌如卿捧酒行
正当笑語歡談處
忽見三爺變怒形
丟下金盃推椅起
拉過姜卿喝跪塵
把他臉上勒一下
道何形徑可羞人
大爺附馬多驚訝
立起全声問弟身
作何形徑因何事
想必姜卿又犯君
三爺不答原入坐
依然飲酒舉金樽
如卿好不心驚怕
滿腹思量謂甚情
今日並無何事犯
為甚三爺又怒生
又听三爺命起云
姜卿應諾便抽身

英章羞得通紅面
低首持盃不只声
附馬驚疑心暗想
他們形景可疑人
难道姜卿与妹丈
有何醜行弟知聞
大爺異怪重又問
何事喚卿又放卿
小厮冲犯該呵責
違拘当將大法行
一介臉光就發落
笑得何刑責下人
三爺听說不開口
無奈英章只得云
說道不関姜卿事
三弟多因笑弟身
便把昨宵罰誓事
并及芦花紅蓼吟
細述蘭侯附馬听
二爺纔得放愁心
此際三爺又大笑
大爺說弟不該應
換了別人还猶可
妹子如何取咲声
若使人聞傳揚出
可知要說不賢名
這个三爺只是笑

如卿暗笑不開聲
晚饕完時各回院
英章瞞過素貞身
恐他又耍生煩惱
再動嬌嗔了不成
三爺自進清輝院
咲說夫人林氏听
青娥也是生好笑
暗思兄妹一般生
相公待我雖然敬
有時性起也难禁
銅壺玉漏催銀剪
三爺催促請安身
繡帷錦帳熏蘭麝
才子佳人共翠衾
四更孝士朝中去
青娥天曉始抽身
梳妝打扮花容麗
輕搖珠佩蹴湘裙
堂前去候双親好
只听叮咛玉佩鳴
原來却是佩蘭到
妯娌相逢各問寧
又聞蘭麝幽香拂
环珮珊珊公主臨
正欲入軒同見礼
素貞早又到軒門

卷四